

何微杂文



图书馆

9.7

何 微 杂 文

李越同志

何大钧赠

一九九一年

目 次

前记.....	(1)
“庭训”研究一得.....	(3)
“廉泉”的联想.....	(5)
“那一套”如是说.....	(7)
煞煞“煞风景”.....	(10)
赞“拖着不让走”.....	(12)
阴影曝光引起的思考.....	(14)
对于“死”的思考.....	(17)
多情天鹅空牵念.....	(20)
华洋“家谱学”.....	(22)
过“官瘾”记.....	(25)
奇鸳鸯——科学与迷信.....	(28)
悬念.....	(30)
说“贫”.....	(33)
预立遗嘱.....	(35)
公仆的“忧患意识”.....	(37)
门外歌谈.....	(39)
摇滚乐和可口可乐的魅力.....	(41)

为“精英”献计·····	(44)
20世纪之怪现状·····	(46)
逛庙断想·····	(50)
巾幗禁赌的能量·····	(53)
“证券热”的远虑与近忧·····	(55)
“念白字”和“唱白字”·····	(58)
猫鼠之间·····	(60)
司马光训子·····	(62)
“刑不上大夫”探源·····	(64)
在讲台上的孙伏园先生·····	(67)
闲话辫子·····	(69)
发现一只苍蝇以后·····	(73)
黄炎培和爱迪生的一次会见·····	(75)
美哉老年！壮哉老年！·····	(77)
《徐悲鸿的婚变》小引·····	(79)
华罗庚的诗·····	(81)
“傻心眼的人有傻报”·····	(86)

前 记

这是我近年来所写杂文的选编，其中大部分曾发表于各报刊(已在文末注明)。有些文章属读书札记和诗文评介性质，有别于政论性杂文，故析出另行编列，这样每组的风格一致些，读起来感觉上好一些。

少数文章发表时经过编辑修改。我对照原稿研究，大致有几种情形：一是略加删削使篇幅更短一点；一是并无深意的随手涂抹；一是编辑觉得不大合意即有删改。这次结集，基本上都予以复原。这倒不是礼“文需量自己的好”，不过是因为现在已不必计较篇幅的短长，而保留原有的纹字更可窥出当时的思想轨迹。

把这些过时的文字结集起来，想法不外两端：一则作为个人业余涂鸦的纪念；再则借此奉上一杯“淡水”，与朋友、同好结缘，聊资“读助”而已。我自己虽在出版社工作，但却无意也无力正式印行这本集子。我深感时下的出版业虽然蓬勃，而真正的好书出版艰难；那么，省下一些工料，或可给某些确有益于国计民生之作留得一些问世的机会吧。这便是这本集子不但没有被服华衮，而且寒伧得不能蔽体的缘故了。

这些文章在报刊发表时多数署名“何徵”，因采用作为本书的题签。

何大钧

1991年4月

• 1 •



“庭训”研究一得

近年来，读过几本当代名人的回忆录或传记，从其中所记述的名人们接受的“庭训”，颇悟出了一些道理，有时候甚至觉得应当据此写出一本《庭训学》来。比如说，什么样的“庭训”最不易遗忘？什么样的“庭训”于人的影响最为深远？如此等等……就很值得研究。孤立地计算孩子的“智商”毕竟过于抽象，而机械地为父母的教育分“型”也难免令人无所适从，都不如具体的例子能够启人思考。

例一是关于傅作义将军的。其父小时因家境清贫，不能维持生活，就放弃念书，从事背人过黄河（从河汉到渡口）的苦力活，每背人过河一次得制钱两枚。后来稍有积蓄，与人合伙租船运煤，再发展而独家经营运输，开设煤厂及若干商号，从此家境富裕。傅作义1913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在校交游广，花钱多，又乐于助人，因而欠下了一笔债，假期回家要求父亲偿还。他父亲听後一言不发，心情沉重，带领傅作义到黄河边，父子二人脱鞋下水，时值初冬，黄河已经流凌，冰冷刺骨。父亲告诉傅作义：“家里的钱，就是这样从背人过河开始积攒起来的。”这使傅作义深受感动。但假满回校，父亲还是称银子供他还了债。

例二是关于张治中先生的。他记述了私塾生活时的一段事：“记得在洪家疃前面冈上梨园读书的时候，一共二十多个学生，只有我和两个同学住在私塾里面，三个人共同出米煮

饭，但是各人吃各人的菜。一个同学是本村富户，餐餐吃肉；一个同学是外村一个寡妇的弱子，也由他家里常常送好菜来；只有穷孩子的我，每顿总是吃的小菜饭，望着人家垂涎。父母远在丰乐河，只有祖父和我二姑父母住在家里。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要厨子回家去要点肉来吃。可怜的祖父，感慨地对厨子说：“肉吗，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我听了祖父的话，心里实在难过已极，深悔自己的孟浪。”

上面这两则例子，作为教育方法来说，都迹近于苛刻，远比不上“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回忆起来那么令人回肠荡气。但效力却是显著的。据记述者说，傅作义将军接受了这些教育，“培养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当他位至上将，身居国民党华北军总司令时，仍然是一身布军装，一床白布被褥，不吸烟，不喝酒，吃饭不过馒头、稀粥、几碟素菜而已”。张治中先生则自己总结说：“我那两个同住在一起的同学，虽然家道小康，生活一切比我好，但念书总赶不上我，以后也没有什么成就。可见在私塾里，在幼年时，吃点苦头，不但没有害处，还大有益处。”看来，这种教育的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都同样的好。

我所想象的《庭训学》，一时大约还不能列入专家的写作计划，但是对于“我们的第三代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却不好不严肃作答。好在我们已经有了《父母必读》（可惜非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必读）等专刊、专栏，那么，就吁请尊敬的作者在热心普及维生素ABCD的知识之余，同样热心地命笔做点关于“庭训”的宏文吧。

1986.8.1《人民政协报》

“廉泉”的联想

听说在我们神州大地发现了几处廉泉，合肥、广州、赣州、陕南……都有，我很为此而兴奋了一阵。喝了廉泉的水，官儿们就不贪了，岂不是极好的治贪的药方？退一步说，即使治不了贪，那也是子民们的一种近乎浪漫但却美好的向往，对于有点贪心的官儿们总会起到一点针砭的作用吧？

可惜的是，千百年来，官儿们还是贪的多，还是一边接过生日贺礼金鼠，又一边口称“贱内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多。人们慨叹之余，于是又设计出一种“盗泉”来。他们想，指出了盗心的由来，你总该知所收敛，不再去喝那滋生贪欲的泉水了？但究其实，这仍旧是与廉泉的设计者一般的心计，不过好像写文章一样，上回是直陈，这回是用了曲笔而已。对于盗泉的效用，昔贤早已割切言之：“古人云此水，一猷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那么，反过来，廉泉的效用也就大可怀疑了。

无论廉泉、盗泉，只是人们自己设计的一种道德规范，其力量实在是微乎其微。贪婪，这种旧时代的痼疾，它已经令人沦肌浹髓，光靠泉水哪里濯洗得净！

廉泉，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但我觉得，仅仅是为了同情旧时代人们的这种美好愿望，也不妨把它们保护起来，做点文章，发点议论，倡导树立廉洁的风气。现在一些地方好事者热心于制造假古迹，论者曾经直指修建武松杀西门庆的

952260

“狮子楼”、“杜十娘沉江处”等之不当。比较起来，廉泉之为用似乎还大一些，虽然它可能引不起游客掏钱的兴趣，并且在廉泉处设卡收费也不大好张口。但只要贪欲在我们的国土上尚未绝迹，廉洁的教育就必不可少，更何况由于时代不同，社会风尚已从根本上起了变化，原来作用甚微的道德规范今天已有可能发挥积极的效用了呢。自然，我们决不能只有这一手，还必须同时把社会主义的法纪严明起来。

1986.12.9《人民政协报》

“那一套”如是说

“别来那一套！”（或曰“别给我来那一套！”）这是一些年轻朋友对人家引据马列主义的道理有了反感之后的回报语。他们蔑视权威，气势之猛壮、凌厉，往往令对方瞠目语塞。末学如区区者，也颇为年轻朋友的这番驳议所慑服，但毕竟因为对什么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积习没有改得干净，心里又总不那么折服，并且由此想入非非，要想查一查“那一套”的来历。一查之下，竟然大出意料，原来这个“那一套”并非什么80年代的新观念，倒是真正的“老一套”了。远在1942年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时期，有些同志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毛泽东同志针对这种思想批评道：“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就像马列没有过时一样，毛泽东同志对这种错误思想的批评也没有过时。看来，那时青年人的思想也很活跃，略略有点不同的是，毛泽东同志举的是共产党员，他们对“那一套”仅仅止于腹诽，比起当代的有些年轻朋友来，勇敢的程度略逊一筹了。

尤其令人不那么折服的是：不知说这话的那些年轻朋友真已读过（且不说读懂、读透）多少马列的书？本世纪20年代末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片“剿匪”、“讨赤”声中，国

民党大老吴稚晖宣称自己推翻马克思主义只用一句话：“什么马克思牛克思！”其战果据说颇为辉煌：“全世界敬服，犹太人大惭。”（鲁迅：《而已集·拟豫言》）可惜的是到底也没有挡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军，只是给吴稚晖的“打，打”“杀，杀”的“革命文学”添了一条鲜活的梦呓。引用这个例子，未免对年轻朋友不敬，好在任何比喻总是跛脚的，权当反面教材而已。倒是值得想一想的是：对于自己尚未涉猎过的东西，就轻率地加以拒绝，这算得什么思想解放，岂不是比保守派还保守么？

学习马列，各人有各人的路子。揠苗助长，让髫龄的娃娃就学马列（所谓“从小粗读”）未必可取。余生也鲁，二十来岁尚未接触马列经典（当时也很难得到），把我领进马克思主义之门的，其实只是一本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一本蒲韧（胡绳）的《二千年间》。它们教我以历史唯物主义知识，让我初步懂得了什么是封建剥削。乍从混沌迷惘中走出来，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已经掌握了观察大千世界的“一套”了。从此愈加钦佩那些能够把任何复杂问题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把任何高深道理都表述得娓娓动听的人。再以后才知道是马列教人聪明，当初之自觉有了“一套”，不过是学了一点皮毛之后的自满，距离真理的堂奥还远哉遥遥呢！更以后又明白连我素所敬仰的鲁迅先生，也是在论敌的挤压下，认真读了马列的书，“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才明确地纠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知人论世愈加明鉴了。

把马列运用得纯熟到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必须要有真本领。枯燥的说教，“你打我通”式的思想政治工作，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别来那一套！”也许只是对说教的反拨，你愈

说，我就愈不买你的帐，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吧。但我仍真诚地希望年轻朋友结合实际，多研究“那一套”的真谛，万万别把中国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极大代价（包括鲜血以至生命），很不容易才得到的“那一套”，用一句话驳倒，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脖子伸进资本主义的“那一套”里去了。

1987.2.20《人民日报》

煞煞“煞风景”

煞风景，古已有之。各书所记略有参差，但大体不出焚琴煮鹤、花间喝道、石笋系马、斫却垂杨之类。对于这些与旖旎风光不相协调、败人清兴的行为，用一个“煞”字贬斥之，确乎颇具匠心。当然，观念是存在的反映，古人认为“煞”的，今天细细寻绎起来，就总觉得未免过于挑剔。他焚也好，煮也好，不污染空气罢了。喝道由他喝去，会超过××分贝达于噪声么？勒折了石笋，砍掉了杨枝，也决不至于破坏了生态平衡的。

若问当代的风景被“煞”得如何？回答起来倒真用得着“于今为烈”这句话了。倘要列举条目，恐怕不是两位数能够打得住的。在名胜古迹处刻名留念，在草坪绿地上躺卧践踏……此风绵绵不绝固无论矣。而更“烈”的是“煞”的程度。在一些风景区，除了纸屑、果皮、食物残渣而外，塑料包装物、玻璃饮料瓶、金属罐头盒……不易被土壤吸收的物质，充盈于那些僻静幽深的情侣去处，着实令人惊心，悬想不出若干年后那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至于烟熏古塔，炮震名寺，河湖污染至生物灭绝，大气恶化到草木凋零……也已经不是鲜见的新闻了。又不仅是自然景观、名胜古迹、生态环境的被“煞”，更有对艺术品及公用设施的摧残。君不见，有几处雕像陷入于伤肢毁容的不幸，几多水泥桌凳被掀得东倚西斜，缺角断腿，仅免于斩劈粉碎的命运么？

古代的煞风景，招来了雅人的不满；当代的煞风景，勾连着的却是百姓们的心，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在经过了多少年的蒙昧以后，我们终于认识到环境恶化虽然伴随工业生产和生活排污俱来，但它又是完全可以通过综合治理来加以控制的。防治水和大气污染法的制定和执行，将有可能为我们展示一幅天空明净、蔚蓝，河流清澈，水草丰茂的图景。我们似已无须忧心忡忡地去预测未来了。

下面的几件事也给我们在景物的保护方面带来了希望：

——首都的一名少先队员随大人在长白山游览时，看到一些男女青年乱扔食品包装物，他气愤，但无力制止，便一一将这些盒呀、瓶呀捡起来送到不远处的垃圾箱去，这情景恰巧被一位外宾捕捉到，便立刻掀动快门，抓拍下了他在中国的美好印象……

——某地工人游长城时留下了大名以及单位，一封通知送到该厂，不知怎么一来，他竟甘愿自费来北京作了一番检讨……

——美丽的西湖虎跑泉等处，出售葵花子同时附带一报纸口袋，茶桌上以及附近地上竟见不到狼藉的瓜子壳……

这些大约也算不得什么高招，无非是说：教育首当从小抓起，罚款千万不要都归了公家报销；管理的方法则要切实，切不可弄花架子。至于如何把这三端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作用，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无烦在这里一一絮叨了。

为了使我们免于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也为了免得我们的后代把“煞风景”的释义弄得扩大化了，煞煞“煞风景”，此其时矣。

1987.9.28《人民日报》

赞“拖着不让走”

新时期里新鲜事儿多。江苏泰县蔡官乡官王村的十名妇女，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成立了禁赌会，她们发动妇女，凡有丈夫出门赌钱，便拖着不让走，敢有耍蛮的、打老婆的，禁赌会得知，就找上门去说理，直到说得那男人自知理亏，向老婆赔礼道歉了事。现在，这个村已经挖掉了赌博根，村里风气大变样，成了名副其实的先进村。

这十名贤惠的农家女，可谓真正的“妻管严”。但是，对于她们，谁个不表尊敬，包括她们的丈夫，以及那些随后终于醒悟过来了的男人们。这样的“妻管严”真是越多越好！管得越宽越好！如果到处都能建立起来这样一支正气凛然的娘子军，我们的社会风气必将大大得到净化，现代化建设进程得以加快是毫无疑问的。

遗憾的是，这样的“妻管严”还嫌太少，在各地所发生的种种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事件中，“妻管严”其实起到了催化作用。

“动乱”年代，在乡下曾听一位妇女宣称：闺女出门子，不要钱，难道白养活了不成！她说得那么坦然，“理直气壮”得令人吃惊。她的丈夫是一位强壮、热诚、直率的汉子，完全不像伸手向人要彩礼的孬种。当时我就想：日后真到他的姑娘要“出阁”了，他多半是拗不过她的“理论”的。没有料到，这种事情竟然一脉相传，愈演愈烈，以至于发展

到没有彩电丈母娘就不让女儿上车，新娘子进了门还大吵大闹，最后逼得女婿偷窃彩电，落入法网。记者在报道此事时加了一个“这该怨谁？”的标题，其寓意是十分清楚的。（2月20日《北京日报》）

2月12日《人民日报》画刊有三幅照片，看后引人思索。一个女模特儿，当她被乡里人“无知地视为娼妓，指戳甚至羞辱”时，如果能够得到七姑八姨以至妇联组织的有力保护，她可能不致于“被逼得精神失常”吧。山西临汾市尧庙乡东赵村村民赵明在贴出二女结婚“不受赐礼”的“辞礼书”之前，如果不曾“与老伴合计”，“老两口下决心”，他恐怕也不敢这么大胆。至于正在起劲地用1000元钱拼贴双喜字的，竟是两个姑娘，就更不免令人啼笑皆非，悬想这二位将来的身价定必不能低于此数……

的确，旧时代压在中国妇女身上（当然也是压在全体中国人身上）的包袱是过于沉重了。但是，进入80年代的今天，“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口号毕竟要依靠全体妇女的奋斗才能实现。如果我们的许多妇女仍旧沉湎于收受彩礼、求神拜佛、阴阳风水、多子多福……这一套，以至于对赌博等违法行为也不敢起来抗争，则所谓“半边天”者也就岌岌可危了。

秦县十名妇女的勇敢行为是一面镜子，值得广大女界同胞三思。男人出门赌博，“拖着不让走”既已显示出不凡的神力，那么，对于其他种种，办法真是多得很，问题端在她们能否挣脱身上的重压而已。至于男界同胞，那好办，如果他们硬不开窍，就让他们多来几次赔礼道歉就是了。

1988.4.2《团结报》